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十三分冊

閨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匪賢則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陽假途閨教集賢哲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
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

不應
年殺
例。

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鷄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䟽上略曰廷尉之言開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

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聽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肅宗朝公主

肅宗譙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天○奏○議○

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
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
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卽○柳○晟○母○
也○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鄴城有婢失意于城都鬻之刺史
蓋巨源西川大將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
至巨源嘗其技巧他日巨源窓窺通衢有鬻綾羅者
召之就宅于東繚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

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
言語。但令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
雖賤人。曾爲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
乎。蜀都聞之。皆嗟嘆。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冲一輩人。

○○○崔敬女 絡秀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頃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
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
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

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耻。姊若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

周顓母李氏。字絳秀。少在室。顓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腴。寂不聞人聲。浚恠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顓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

卷二十三
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絕無一毫巾幗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爲二女詠耳。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卽捐之野。

○
樂羊子游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塗、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樂羊子遊學、其妻勤作以養姑。嘗有他舍雞、繆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恠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不食。

返遺金、則妻爲益友。卒業、則妻爲嚴師。諭姑于道、成夫之德、則妻又爲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嘉靖間、婁江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纊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誠、於日坐辟續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橐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旣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

年堅忍耳。

○吳生妓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某妓。而橐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樗蒲。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樗蒲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爲制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

吳生從未出醜。此妓勝汧國夫人多多矣。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貲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吾憂矣。鄱陽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僕馬甚多。湛語侃曰。汝但出外畱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臥薦以爲馬草。遂具精饌。從者

俱給。逵聞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大為延譽。侃遂通顯。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既洽例亦不必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王孫賈母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

李畬
應白
科罪

〇〇〇

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從我者左袒。從者三百人相與攻殺淖齒求王子奉之卒復齊國。

不殺淖齒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興復難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起作灌園記傳奇止譜私歡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爲改正矣。

○趙括母

柴克宏母

秦趙相距長平。趙王信秦反間。欲以趙奢之子括爲將。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爲然。及是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志。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坐。

王許諾。括既將，悉變廉頗約束，兵敗身死。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括母不獨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用為左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敵兵。括唯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嘗言兵，政深于兵。